

驚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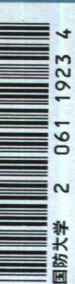
老村
著



何當去凡鳥
毛血洒平芜

唐·杜甫

群众出版社



龍

旦

老村著



社出版众群

(京)新登字 093 号

鹭 . 王
老 村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开发区华信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2 插页 36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304—5/I · 480 定价:14.80 元

故事梗概

在祖国西部祁连山北麓的盘羊岭下，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在炎炎烈日下的乱石滩上移动着自己可怜萎缩的影子。两个陕西蓝田籍的淘金人赤身裸体，躺在沙地上陷入了苦恼。这已是第三天，这天，他们应该向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交待年轻人姐姐的去向问题了。

年轻人的姐姐是被他们骗到盘羊岭来的。他们合伙，让女人卖身来赚取金场里肮脏的淘金人的沙金。女人眼看就赚了大钱，却被经常在金场里为非作歹的韩大牙一伙人遇上。他们夺去了金子并在轮奸她时致死人命，将她抛尸疏勒河。年轻人了解内情后，奋力地淘金，想用金子买通隐藏在西宁多年的一个真正的侠客义士，出山为他复仇。

他，华云策，在西宁东关的一个地下赌窟里鏖战了三天三夜。他的一个四川籍的战友黑头，不谙西宁赌窟之内情，将来西宁做生意的二十

50740/30

多万元巨款输个净光，他必须帮他赢回来。他做到了这一点。然而他却受到了赌徒们的追杀。他回到黑头所在旅馆里，将钱摔在他的脸上。黑头兴奋之下，将自己刚起床洗浴后的小情人推到他怀里，跑去银行存款。

他出生在陕西渭北的黄土旱塬，他的父亲死于家族内部的纠葛，他亲眼目睹过这场惨剧。原来他的伯父是村中数一数二的老流氓，馋涎他的母亲的美色，多次下手而不得。这事情引起弟兄二人的械斗，伯父的大儿子振江在他父亲的大腿上撸了一镰刀，没过几日，父亲得破伤风而死。

掩埋过父亲的当天，母亲将一根绳索栓在院中的树杈上，请来了村中管事的老人，表明了自己守节的决心，这话实际上是说给隔壁他伯父听的……他一天天长大了，聪颖而坚毅。十二岁那年，他在村南的一块大石上刻下了一行大字：撼山易，撼华云策复仇的决心难。这事情被他的伯父知晓，私下里想，如果不趁早除掉这个孩子，他的下半辈子恐怕是不能安然了。华云策已经可以举起院子里父亲当年锻炼身体时常用的石锁，每天早晨，石锁落地的声音重重地砸击

在他伯父的心头上。伯父安装了一把杪子，他想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这孩子捅死。

他十三岁那年，一个月光如水的秋夜，他在村北的一个水潭里洗澡，四处闲逛的伯父恰好从河边路过，老家伙一步步地向他走去，月光映着眼中的凶光，他要竭尽全力做最后的一扑……第二天早晨，一个妇女长长的哭嚎惊动了村民。十三岁的他坐在土梁上，像听信天游一样听着他婶娘的哭声……他的仇人死于他，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人的一次举世无双的谋杀。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他的母亲也因贫病交加而死去，留下他一人应付这莫测的世态风云。然而他的两个穷凶极恶的堂哥却不能放过他。一次，他饿急了，偷了生产队里的红薯，被两个堂哥抓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脸上撒尿。奇耻大辱使他立定了决心。他抱着他最喜爱的一部《水浒传》，离开了家乡，到西韩（西安—韩城）铁路线上干活。

……失败的赌徒手持凶器破门而入。面对赌徒他镇静异常，正打着一个电话，谈话之间，只听身后一阵乱响，前来寻事的赌徒咕咚一声朝他跪了，口口声声叫他恩人。原来他们发觉，

他在可柯西里淘金区发生的一场大危难中，救过他们的性命。

他乘着夜色回到了家里，刚要开门，却见门外蹲着一个披头散发满面黎黑的毛人。毛人进屋后向他跪了，并将一包沙金摆在他的脚下，嘴里喊着报仇。他随毛人来到了盘羊岭金场。按照金场规矩，他们去拜了金爷。

金爷是淘金场的精神之王。一般的说法是金爷可以看穿地底有无黄金，所以每一个淘金者进入金场之后首先得叩拜金爷，由金爷给他们划定淘金地。然而，时过境迁，韩大牙一伙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盘羊岭黄金工作队，他们控制了盘羊岭。金爷带着老伴与两个貌若天仙的女儿躲进距天葬台不远的山里，继续干他天葬师的老行当。终日与他为伴的是超拔入云的峻岭和成百上千只的鹰群，自然，还有一只硕大无朋气吞八荒的鹰王。

华云策拜会金爷的时候，金爷的小女儿雪尼玛一直目不转睛吃惊地望着他，大女儿雪尼娜却不断地对他傻笑。这天下午，金爷带着他和毛人到了金场，淘金人对他的到来似乎早有准备，傍晚为他燃起了冲天的火。大家喝着酒，唱

着古老的淘金小调。毛人在人群里狂奔着。这时，盛装的雪尼娜将马鞭塞到了他的怀里，这是求爱的表示。华云策的犹豫引起了淘金人的耻笑。华云策一怒之下冲进黑幕，追随雪尼娜而去。雪尼娜投进他的怀里，这时远处响起了枪声。

韩大牙一伙冲进了淘金场，掠夺走马生威等二十多人采挖的金子。马生威在反抗中被韩大牙打了一枪，击中腿部，悲痛欲绝。然而，就在出事的第二天下午，金爷带着华云策到了他的帐篷里，将沙金又放在他的面前。原来华云策昨天夜里已经探过了韩大牙一班人的老底，在小小地教训了这一班歹人的同时顺便将金子拿回，归还于他，金农们感激涕零。

十四岁那年他到了西韩铁路工地，扛水泥背沙石，干着超过自己体能的活计。他没有叫苦，因为这里可以填饱他的肚皮。在工地上，他遇到了一位姓狄的师傅，其人工余时间舞刀弄枪，甚是英武。他梦寐以求习武练功，然而狄师傅却对他提出额外的要求，要他从炊事班里给他偷蒸馍。他照办了。时间长了，被炊事班长赵胖子发觉，他和狄师傅受到队长的批评。他一怒

之下，骂了赵胖子。一天师傅突然告知他，真正有武功的是赵胖子。他在雨地里跪了三天三夜，以求得赵胖子的谅解。赵胖子看到华云策是个学武功的好苗子，于是写了一封信，推荐他去河南，随他的二叔——嵩山少林寺里一个还俗的和尚去学习武功。当天夜里他便失踪了，给队长留了一个纸条……

两年过去了，西韩铁路竣工了。已往喧闹的灯火通明的山谷平静了，暗淡了。由于施工而赶走了的狼又回到了山谷。张队长与其怀有身孕的妻子外出散步，被两条恶狼纠缠住了。就在这万般危难的时刻，蹿出一个高大的身影，随着那人的挥手，一条野狼当场毙命……他们回到了工棚里，队长认出是华云策，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此时华云策已长成一米八的个头，学得一身武功归来。他的目的是要从军入伍，因为每年冬季都是征集新兵的日子。

他被接兵的沈同志一眼相中。他谎报了年龄，但被察觉。目下最紧要的是回乡开一个假证明过来。他回到了家乡，在给父母坟头烧纸的时候，两个堂哥手持铁棍向他走来，他强忍怒气，夺过铁棍，像拧麻花一样给卷了起来。吓得两个

堂哥慌忙逃窜。

他如愿以偿，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

在咸阳训练基地，他被上级从五千人的训练大队里选拔了出来。他的确是太优秀了，选中他的是他的命运。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搞的舰队招兵买马。一夜之间，全国各大军区最优秀的兵员集中在一个秘密基地里。一百号人，青一色的优秀分子。华云策在其间霎时显得十分平俗了。然而，几场大的考核下来，华云策还是立住了。他们二十多个人被选中了。

他们也可以称之为我国最早的特种兵部队，甚至是特种兵中的特种兵。他们的训练方式是奇特的，简而言之，是诸如暗杀和偷袭等破坏性训练。他们必须学会使用世界发达国家最尖端的各种射击武器，学会驾驶各种运载工具，包括直升飞机。野外生存，擒拿格斗是他们最基本的科目，算不得什么。为此，他们在武台山严心大师处学习了半年的武林奇功。总之，一些为正常人闻所未闻的训练内容都出现在他们的训练场内。

他们以十五秒的速度穿过一间屋子，进门便是一个考场，坐下来必须回答穿过屋子时，脑

子里所记忆的屋子里的物品器械。一百二十件，答对一个给一分，常人很少有及格的，他们答个八九十分就算不得了了。而他，华云策答对了一百零七件。据戴假牙的考官讲，在我国的特种人员训练中，这样的成绩解放以来只出现过三例。

他们驾驶直升机对地面的一个假设的目标进行射击。这个目标完全是按照中央首长居住的小院设置的。一个稻草人在院中池塘边垂钓，他们必须在限定的时间里射中稻草人，迅速降落，穿过楼门，引爆炸药后逃离现场。

他们还必须学会钻进一个档案馆或秘密资料库里，从成千累万的案卷中迅速窃取上级指定的某一份材料。学会将底盘七吨重的红旗牌轿车在平坦的马路上开翻。

华云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由于出类拔萃成了二十人中的尖子，代理副排长。在他的心目中有两个榜样，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巴顿，他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

然而就在他春风得意之时，突然，上级一纸命令，一群血气方刚正欲报效祖国的汉子们一夜之间作鸟兽散。他们被三三俩俩分配到祖国的边疆省份，并在当地受到公安部门的内控。此

时他们还不知晓，他们成了那臭名昭著的政治阴谋家的牺牲品。

华云策被复转到西宁市。住在东关一座古老的穆斯林小阁楼上，他百思不得其解，闭门苦读书卷。一天傍晚，他突然听见楼下有人抽泣，好不伤心。他仔细一听，还是个大小伙子。原来，这个小伙子双亲俱无，想当兵，而当兵的志愿表格就在街道居委会杨主任手里。杨主任曾想让小伙的姐姐嫁给他的傻儿子，姐姐不从，所以这一次正好找着出气的机会。小伙子万般无奈，急得哭泣。华云策告诉小伙子，回家等着，小伙子将信将疑。第二天一大早，果然，杨主任头上顶着个天青色，毕恭毕敬地将表格交到小伙子手里。

小伙子的姐姐是一个十分单纯美丽的女子，名叫秀玲。她感激华云策帮助了他们，或者说对他是一见钟情。姑娘借故经常到他的阁楼，听他讲故事。他是将她当作一个小妹妹看待。时间长，他发觉自己到了危险的边沿。他下决心不使自己爱上她，并对她一再表示出冷淡来。

他在武台山的时候，听严心大师说，在青海

的塔尔寺里，有一位名叫巴尔香登的僧人，掌握着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防毒解毒知识。为此他去了一趟塔尔寺，并为寺里担当了一次开车送人的特殊任务。在他完成任务返回的途中，看见一座大墙上刷写着“打倒林彪”的巨幅标语。他恍然大悟。

回到家中，还没坐稳，杨主任带着民兵小分队前来抓他，在街道居委会的大院里，将他吊起毒打。他是被人抬着送回小阁楼的。秀玲好久没见她的华哥了，欢欢喜喜来到他的小阁楼，不料却被他骂出门。他不愿连累她。

这天傍晚，秀玲从他的同学口中听到华云策被打的消息，知道了华云策的苦心，立刻回到了小阁楼上，扑进了华云策的怀里。两人在通红通红的烛光里渡过了一个疯狂而甜蜜的夜晚，鞭伤的血迹和处女的殷红交织着……

……自从华云策到了盘羊岭金场，金场里出现了短期的安宁。韩大牙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阴谋。他们将毛人抓走，关在距盘羊岭五十公里的骆驼架子里，并企图尽快地将几年来搜刮的淘金人的血汗转移到西宁市。华云策驱车去追赶，金爷与女儿雪尼娜

去骆驼架子解救毛人。

然而，谁曾料到韩大牙一伙在关押毛人的铁笼子附近埋设了炸药包，轰隆一声巨响，金爷死于非命。鹫群盘旋在骆驼架子上空。鹫王叼着金爷的一段血肉模糊的残臂，朝天葬台飞去。它们不吃不喝，匍匐在天葬台下，守候着它们的主人。

雪尼娜一怒之下冲进了韩大牙的土匪窝里……

秀玲的爱使华云策疲惫的心得到了休憩的家园。正当他们甜甜蜜蜜亲热不够的时候，他的这种特殊身份却又引起了省公安厅八处处长范建平的注意。范处长同情他的遭遇，赏识他的才干。时值峡子山监狱的一批重刑犯闹事，绝食罢监，殴打监管干部。他们一直怀疑里面的确有一个名叫老头子的家伙操纵着这一切。范处长一直苦苦寻找着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人选，华云策自然是最好的了。

华云策接了这个任务，第一次以自己所学的武功报效国家，报效组织。他化装成了一个重刑犯人被投进了监牢。华云策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弄清了所谓老头子的来龙去脉。然而，就

在他完成任务后盼望着见他的小恋人的当天傍晚，秀玲被一帮流氓强奸了。这是峡子山监狱的流氓头子指挥监外的流氓弟兄们干的。秀玲疯了，华云策开始酗酒。

一天，他看见一个收破烂的拉着一辆旧自行车，他一眼认出这是秀玲在出事的当天夜里丢失的那辆。收破烂的师傅招出这辆车的来历。他跟随着收破烂的师傅寻到了一个俗称南滩一条棍的流氓家里。流氓正挥舞着大板斧剁冻羊肉。华云策站在一边等待着，当一条棍抬起头来认出他时大吃一惊，抢起板斧劈头砍来。华云策顺手操起墙边一根棍子与他打斗了起来。华云策手中的棍子被他砍削得仅剩尺余，在最后一瞬间，华云策一把揪过一条棍，将他的脸狠狠地贴在了墙上。后来人们发现，一条棍竟将墙砖块啃下寸深。

他不愿送秀玲进精神病院，面对又哭又唱的秀玲，华云策的心碎了。他为她擦洗粘满泥污的身子，想到他们过去那美好的时光。他将赤裸的她抱上床，忍受着她的撕咬，他想用性方式唤回她的记忆……

范处长深感对不住华云策，强行将秀玲送

进精神病院里，这一住就是七年，华云策无望地默默期待……

从此，在西宁的大街小巷里出现一些离奇的现象：小偷还没等作案就被擒拿，抓小偷者以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将他绑在公共汽车的扶杆，或是电线杆子上；流氓被搞得更惨……公安局接到电话之后，赶到就可以带走犯人。

……他与盘羊岭乡的张师傅开着一辆吉普车，追赶上要去西宁市与黄金走私者接头的车辆。追逐中险些葬身谷底。他凭着高超的武功与歹徒打斗，终于胜利归来。回到盘羊岭，受到了新上任的正直廉洁的陈乡长的欢迎。他随他们喝了太多的酒。

第二天，陈乡长被人叫醒，说是抓获的犯人被韩大牙一伙劫走了。叫醒华云策，两人先后朝后院走去，却见开车的张师傅靠墙，一动不动。他已经死了多时，是被韩大牙一伙用一柄老式刺刀钉在墙上的……

华云策骑上快马，奔向通往盘羊岭的山口，要在月亮升起的时候截住他们……这一夜是他有生以来的一次最艰难的战斗。韩大牙一伙几乎差一点被他消灭光了，然而他受伤了，被后来

追赶上来的歹徒抓住了……

韩大牙将他和雪尼娜关在一个废弃多年的矿井里。他们俩钻木取火，以烧食壁虎和灰鼠延缓着生命。一天，突然井口落下一只麻袋，里面盛着炸药雷管和食品，并附有范建平的一张纸条。纸条上告诉他们洞子原来的出口，只要用炸药炸开就可能逃走了。

原来范建平在一次大的围追黄金走私中失算，一怒之下来到了盘羊岭，混入了韩大牙的土匪堆里。他及时地救助了华云策他们。

华云策与雪尼娜在洞里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华云策伤口发炎，必须用最原始的火灸方式治疗了。治疗中，华云策倒在雪尼娜怀里，夜半醒来，两人紧抱在一起，是雪尼娜将他这颗浸泡在痛苦里的心解救了出来。

他们炸开洞口，然而就在要渡疏勒河的时候，被悬崖上的歹徒察觉。一梭子弹打来，雪尼娜应声掉进河水里，被浊浪冲走。他返回岸上，消灭了韩大牙的部分残余，将韩大牙追逐到河边，浇上汽油，举手一抢，韩大牙像一团火球向河的上游奔去……

华云策在下游找着雪尼娜的尸体，扛在肩